



28日下午5点,刚刚走出校门的胡兰明。



在老师的指挥下,胡兰明和她的同学跑着穿过马路。

13岁女孩胡兰明,每天步行往返20多里地去上学

贫困山里娃 漫漫求学路

文/本报记者 彭彦伟 片/本报记者 冷炳豪



5月28日早晨5点30分,天微明,很多人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,13岁的东港区三庄镇竖旗小学六年级学生胡兰明开始起床刷洗、做饭。

6点,准时背着书包走10多里山路到学校,对于她过的最后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,胡兰明说想要辆自行车,“有了自行车就不用这么辛苦地走山路了。”

⇒ 17:00

结伴走出校园

5月28日下午5点,东港区三庄镇竖旗小学放学铃声准时响起,近五百个孩子走出校门,不少孩子东张西望着寻找家长或跑向门口停着的校车。来自六年级,今年13岁的胡兰明也走出校园,大踏步地往前走。

记者只有小跑着才能跟上胡兰明的步伐,走了一半“村村通”的水泥路之后,剩下的一半就是山路。胡兰明家就住在半山腰上。

吉洼村这个位于半山腰上的村庄,曾有着几百户人家,由于交通、种植等不方便,大多数人家已经搬到了山下,现在只剩10余户,胡兰明是村里最小的孩子。

与胡兰明一路回家的有十余位同学,她一个人走在马路的左边,与别的同学一路嬉笑不同,胡兰明与同学一起同行的近二十分钟时间里,与同学们的交流不多。

⇒ 17:20

一个人的山路

二十分钟后,当最后两位同学

也回家时,剩下的路程就只有胡兰明自己了。“习惯了,低着头走一会儿也就到家了。”胡兰明一边与记者说着,一边大踏步地赶着路,“我得赶紧回家,回去晚了爸爸担心,还得帮爸爸干活。”

院子里两头牛、三只狗打量着“生人”。胡兰明和她父亲住的地方是位于北边的四间屋子。两张床的被子上,沾满了厚厚的灰尘,床下边堆积了大量穿坏的鞋子。

⇒ 18:10

家中只有一台家电

家里唯一的家电是一台21寸的电视,只能收四个台。

屋子的正中间放着一张吃饭桌子,上边有四个碗,做饭的屋子在隔壁,有一个土灶,屋子里边有一股潮湿味。

“我得先写作业再吃饭。”胡兰明说。她写作业的地方就是把床上推出一块空地,坐在椅子上写。

胡兰明写了一会作业就拿起工具打扫起卫生来。为了避免扬起尘土,胡兰明熟练地在地上洒了些水。

⇒ 18:30

过生日“尝”过果汁

胡兰明的父亲胡宗消干活回来,衣衫褴褛,今年68岁的他被生活压的有些驼背。他手里拿着一个箩筐,上边是给牛割的草,箩筐底部放了几个红萝卜。“今晚让她萝卜吃。”胡宗消对女儿说。

等把家中牲口都“安顿”完后,胡宗消开始做饭。天已经开始变黑,在微弱的灯光下本来个子不高的胡宗消更加很单薄。

“我喜欢喝果汁,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给我买过。”胡兰明说。对于食物,胡兰明没有过多的要求。在她眼里,夏吃萝卜冬吃白菜这是正常的饭菜。

二十分钟的时间,饭菜做好,爷俩每人一碗炖萝卜,碗里还有昨天剩下的酱油拌萝卜。

“没水了。”胡兰明提起暖瓶说,胡宗消拿起暖瓶把壶底的半杯水倒进了女儿的碗里,由于煎饼太硬,胡兰明只能蘸着菜汤吃。

⇒ 19:00

希望在脚下

“现在靠两亩地生活,得照顾孩子,也不能出远门。”胡宗消说。对于女儿每天走那么远的山路,胡宗消说自己非常担心,“之前都是我接送,后来她大些了,就不让接送了。”

“我累点无所谓,希望她能好好学习,能走出大山。”说到女儿,胡宗消说。

“我想要辆自行车,可以骑车上初中了,就不用每天走那么多山路了。”胡兰明上六年级了,这个“六一”是她最后一个儿童节。之前胡宗消曾15元钱“收”过一辆二手自行车,但已经坏得不成样了。

走出他们家门时,爷俩结伴把记者送出很远。对这个很少有外人进入的家庭,对于记者的到来,他们很热情。

第二天早晨6点,胡兰明又该踏上山路走着上学路,路很长,也很累,但胡兰明必须走下去。

这是第一条“走出”大山的路……



放学走了二十多分钟,胡兰明就孤身一人走在山间路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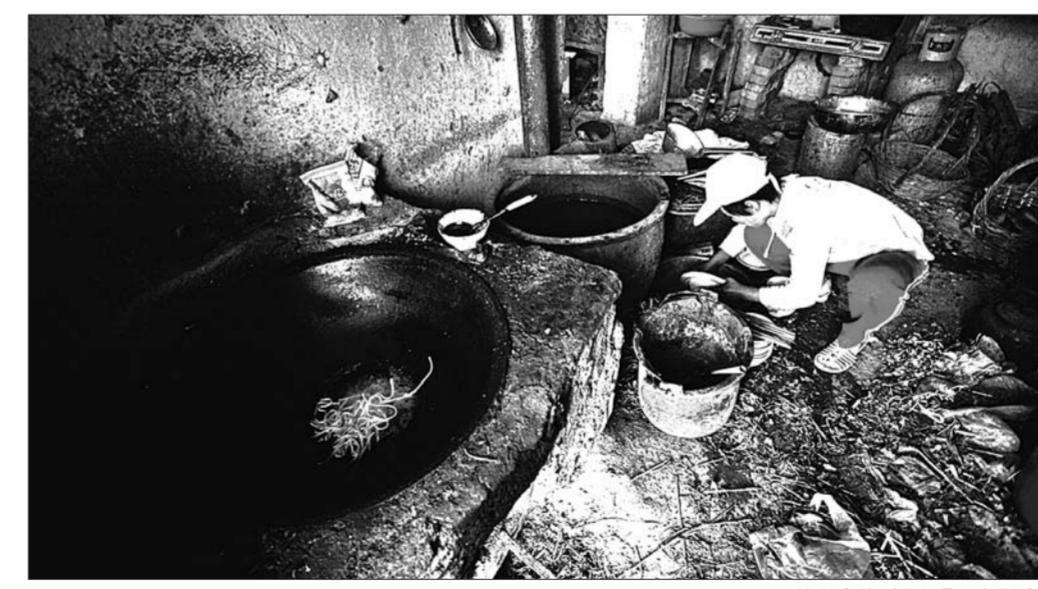
下午6点,胡兰明把床上的被褥往里一推,开始写作业。



走了近一个小时后,胡兰明终于到家了。



胡兰明将盆中的水泼了出去,父亲微笑看着她。



灶台旁边,胡兰明正在刷碗。



院子里养的家禽牲口是胡兰明家最值钱的“家当”。